

品味

字里行间的

节奏

□北里汉

我对词的领悟很晚。《水浒传》第二十九回里，张都监要陷害武松，先请他喝酒赏月，喊出丫鬟玉兰唱小曲，唱的是苏东坡的“明月几时有”。我11岁第一次读《水浒传》的时候，对这首词没有一点感觉，六七年后再次读才发现这首词的妙处。后来村里办了高中，我从别人的高中课本上看到了辛弃疾的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，“想当年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”，对词的感觉又进了一步。到后来，读了大量的词，我才实实在在地爱上了词，而且超过了对诗的喜爱。因为诗的句式太整齐，节奏比较单调，而词是长短句，表现形式更丰富，节奏更鲜明。

文字的节奏感，属于形式范畴，与作者的写作习惯和爱好有关，但也为内容所支配，在很多情况下是内容决定形式。词作者就十分注重以自己的心境为作文的基石，选择符合自己心境的词牌，创造出各不相同的节奏来，给读者以美的享受。就节奏而言，李清照的《声声慢》和贺铸的《六州歌头》是两个极端。《声声慢》以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”一连7个叠韵字而闻名，其实它的精华还不在这里。此词通过描写残秋所见、所

“读读写写”之七——

闻、所感，极力烘托渲染，层层推进，营造出一种“一重未了一重添”的凄苦氛围，同时大量使用了舌声字和齿声字（有学者指出，此词用舌声的共16字：淡、敌他、地、堆、独、得、桐、到、点点滴滴、第、得；用齿声的41字：寻寻、清清、凄凄、惨惨、戚戚、乍、时、最、将、息、三、盏、酒、怎、正、伤、心、是、时、相、识、积、憔悴损、谁、守、窗、自、怎生、细、这次、怎、愁、字），再加上押仄韵、多入声字，读来可以清楚地领略到其中徘徊低迷、婉转凄楚的节奏。

与此词节奏相反的是贺铸的《六州歌头》：“……肝胆洞，毛发耸。立谈中，死生同，一诺千金重。推翘勇，矜豪纵，轻盖拥，联飞鞚，斗城东。轰饮沪护，春色浮寒瓮，吸海垂虹。闲呼鹰犬，白羽摘雕弓，狡穴俄空，乐匆匆。”将叙事、议论和抒情融于一炉，音节急促，句式短小，其节奏苍凉悲壮，神采飞扬，声调铿锵，诵读一遍，使人血脉贲张。

老舍先生是运用北京话写作的语言大师，他的小说往往根据不同的背景创造不同的节奏，而且对比十分鲜明。他的《四世同堂》一开头写的是祁老太爷在抗战开始前的平静生活，娓娓道来，轻松平和，如行云流水：“在他的心理上，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，不管有什么灾难，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，而后诸事大吉。北平的灾难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，过几天自然会好了。”他的《断魂枪》的节奏与此大不相同：“王三胜，大个子，一脸横肉，努着对大黑眼珠，看着四围。大家不出声。他脱了小褂，紧了紧深月白色的‘腰里硬’，把肚子杀进去。给手心一口唾沫，抄起大刀来……大刀靠了身，眼珠努出多高，脸上绷紧，胸脯子鼓出，像两块老桦木根子。一跺脚，刀横起，大红缨子在肩前摆动。削砍劈拨，蹲越闪转，手起风生，忽忽直响。”铿锵有力的节奏与文字描写两相配合，凸现了一个走江湖卖艺的武人形象。

上小学的时候，我背了不少课文，如今能记起来的，除了“单干是座独木桥，走一步来摇三摇……人民公社是金桥，通向天堂路一条”等应景的诗歌之外，记得最清楚的是两篇课文的开头，一段是“小铁锤，十五岁，个子矮矮的，很结实”，另一段是“秋天来了，一群大雁往南飞，一会儿排成个‘一’字，一会儿排成个‘人’字”。之所以对此念念不忘，是因为这两段简单的文字中有很突出而且反差很大的节奏感，值得一遍又一遍品味。在我的感觉中，前者句子短促而有力，节奏强烈，读来有一种步履铿锵的感觉，很切合这篇课文的主题——那是一个打仗的故事。后者是一篇写景文章的开头，徐缓，抒情，娓娓道来，令人神往。品味之余，我常常想，这两个句子有没有另一种写法？比方说，前者可以这样写：“15岁的小铁锤个子不高然而长得很结实”“矮矮壮壮的小铁锤今年15岁”“粗壮结实的小铁锤个子不高，他今年只有15岁”……这样写未尝不可，只是节奏委实，语句拗口，而且与情景脱节。后者也可以写成“秋风起时，大雁南飞，时而‘一’字，时而‘人’字”，节奏是铿锵起来了，却与美妙秋日带给人们的美丽心情不谐。

文字的节奏没有好坏之分，只有有无之分和适宜不适宜之分。常常看到，有不少很有特色的题材，本来可以写出一定节奏的，可惜没有写出来。尤其是一些新闻类文章，不论是消息还是通讯，也不论是人物通讯、事件通讯还是工作通讯，写出来都是一个腔调，真正的千篇一律——一样的节奏或者说一样的无节奏，像上文所说的“15岁的小铁锤个子不高然而长得很结实”之类欧化的复式句子比比皆是。还有一些文章，一上来先来个四言八句，乍一看满以为下文会节奏分明诗意盎然，其实紧接着就又回到了官腔套话的老路子，读来很不是滋味。

过年的意义

□廉彩虹

毫无疑问，过年是我们的大事，既隆重又朴素，既严肃又浪漫，既热烈又祥和。

隆重到无论你在哪里，只要岁月的脚步迈进腊月，只要腊八粥飘香，祭灶火烧打起来，你就知道得回家了，哪怕穿越千山万水。隆重到农历大年三十的下午，家里的当家人领着子孙上坟祭拜祖先，一家老小守岁到天明。隆重到，农历大年初一五更天需燃起一堆篝火，迎接新年的来临，做好的第一碗饺子需先献给祖先神灵。

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无论家里家境如何，每逢过年，母亲总要给我们每人做身新衣服。她总是妙手生花，让我们的新衣服与众不同，引领当时的风潮。母亲说过年不能让孩子们穿旧衣服，得有个新气象、新景象。渐至成年，我也身为母亲，才真正明白母亲的用意，这是一个母亲对孩子最真挚朴素的祝福。新年就代表一切都是新的，我们需要从内而外辞旧迎新，要从衣食住行上反映出来，要从言行举止上显现出来。新代表着新生、新鲜、欣欣向荣，代表着热情、热爱和祝福。古人说过年穿新衣还有辟邪的作用，也是吉祥的象征。宋朝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记载，每年新年这一天，大家都穿得干干净净，到处去逛，穷气和邪气就近不了身。

过年，离不开吃。似乎，过年也让我们把对吃的热爱发挥到淋漓尽致，对吃的技艺也力求精益求精。关于过年吃的文字许多人写过，许多文字里对其都有绘声绘色的描述。过年的烟火味儿，不但在现实里味至最佳，也在文字里流淌不息，每当读起来难免会垂涎直流。我们比古人好就好在交通太发达，物流太便捷，天南海北，大漠江南，只要想吃的，几乎都能实现。这

也让我们如今的年味更加丰富，足不出户就能享尽天下美食，感受不同地域的风情之年。

但我今天更喜欢说说中国人浪漫的过年情结。每逢新年，富人家喜欢案上插梅花，桌上开水仙，或摆放香橼，美其名“岁朝清贡”。生活穷困的人也不失浪漫，汪曾祺先生在他文章中说：“穷家过年，也要有一点颜色，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。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。”瞧，即使是贫穷人家，也要在过年时给自己的案几上添上几许新鲜的颜色，代表新生的希望。还有写对联，红底黑字或金字，颜色既热烈又清寂，既激滟又庄重，字词对仗，音韵和谐，寓意美好。每当我读着对联上的文字，总是对古代人心生赞叹，这是多么美妙、隽永的浪漫啊。每年我家贴对联，是我极喜欢做的事。门墙上刷了糨糊，把读了一遍又一遍的对联再细细审视一下，方仔仔细细地贴在门两边，用手轻轻抚平，心里盛满了喜悦和快乐。过年的浪漫还离不开大红灯笼，贴了对联的门上，再挂上红灯笼，你就瞧吧，红对联映着红灯笼，好一派喜气洋洋，好一派热烈祥和。若是有白雪飘飘更美了，红白相映，动静结合。深色的门，红色的对联和灯笼，白雪飞舞，这可真真是绝美水粉画啊。

中国的传统佳节离不开祝福和感恩，而能把多种意义融合到一起的，也就只有年了。我们的每一项仪式和活动里，不能严格说某种仪式和活动体现了某一种意义，比如敬畏庄严、欢快愉悦、吉祥祝福，可这所有的意义贯穿始终，相互融合，年因此摇曳生姿，内蕴丰富，流传千年。

如今社会，物质生活大为丰富，娱乐活动也多姿多彩，但深植我们内心深处年的意义愈来愈厚重。我相信，它会生生不息，代代传递下去。

